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八節

李媽說道：「這位也姓李，大李村的小姐，文學的姑娘，被和尚盜來，寧死也不順從。我勸她，我說：「姑娘，你明著不從，暗中將你迷過去，何愁你驢兒不拉磨呢？」姑娘痛哭了一場，誰知她身上忽然起了一身的黃水瘡，流濃流水。這些婦女都不及此女美貌，此女可稱天姿國色，和尚愛她容貌俊美，未忍殺害，治好了這身黃水瘡，打算再成好事。哪知這個女子，她得便就要尋死，故此將她勒在藤椅之上。」女劍客問道：「被囚僧盜來多少日子了？」李媽說道：「有六十餘日了。」女劍客左手提燈，上前一看，果然臉上黃水淋漓，皮裡肉外都是，這真是上天保全烈女。女劍客本是六十三歲的黃花女，她看得出來此女是真正童身。女劍客打了一個稽首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觀世音菩薩的保佑。」後來此女被女劍客救出去，勝爺叫人給搭回家去，此女痊癒之後，姿容勝於昔日。六十餘日，未失貞操，這也是德門善報。女劍客說道：「李媽，你將姑娘解了，你攙著她，我救你們出地窖子。」李媽說道：「師傅你慈悲吧，你救出我們去，你必修的長生不老，成佛作祖。」女劍客說道：「不要多言。」李媽將姑娘解下來，女劍客在前帶路，七個婦女，一個個跟隨在後，李媽攙扶著李小姐，看見了兩個死屍，嚇的眾人直哆嗦，來到垂花門，女劍客將下門坎的劍刀用劍斬斷，眾人順夾道向東去，到了明柱這兒，向上一看，上邊已然有太陽之光。女劍客說道：「我先上去，放下長繩來，先將李家姑娘提上去，然後再一個一個向上提你們。」大伙說：「師傅，我們有一年的，半年的，三五個月的，全都沒見天日，你將我們救上去，我們不能忘你大恩大德。」女劍客將寶刀還匣，兩手一攏明柱，兩腿一蹬，上了去，用胳膊肘一跨，上了三層階腳石。女劍客一看，東面是紅油漆板，於是由油漆板旁縱上地道，一看艾道爺英雄等俱都在地道上等候呢。艾道爺問道：「道友，裡面有多少婦女？」女劍客說道：「道友隨我來。」

二人遂奔觀音殿內，女劍客對艾道爺說道：「裡面有兩個凶僧，已被我殺死。有七個少婦長女，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婆子。這七個婦女，都是擦胭脂抹粉的形色，俱都失了貞節。惟有李家一位千金，在藤牀上勒著，至死不從凶僧，生了一身的黃水瘡，六十餘日，血水淋漓，俊美之容變成醜態，所以貞節未失。連李家小姐帶婆子，共是九人。我先順下長繩去，用繩將李家小姐的腰捆好，再將她提上來。我看那老婦人與那七個女子，俱都不是什麼好人，將他們都活埋在內，道友你看如何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可不可。都是野女村姑，被和尚所盜，不從則殺，威逼力迫，誰不惜命？將他們都救將上來，叫他們骨肉團圓。至於她們將來有什麼事，咱們就不管了。道友慈悲吧。」艾道爺再再相勸，女道姑這才點頭。二人出了觀音殿，有幾個和尚與伙居道找來長繩，女劍客登階腳石，順下繩子去，離地四尺，繩子不夠長。楊香五說道：「將我的飛抓接上吧。」女劍客將楊香五的飛抓接在繩頭上面，飛抓套在手腕上，底下的婆子將姑娘的腰繫上，將李家姑娘提上來。黃三太等看此女滿面黃水瘡，不像人樣，勝爺叫廟內的僧人搭了一張藤牀來，女劍客攙扶著李家小姐上了藤牀，搭到觀音殿內。女劍客再回來順下長繩去，叫他們再係上一個，底下係好了一個，女劍客向上一提，這個婦人與眾不同。原來這個婦人本是鄉村之女，到了地窖子之中，每日吃的是雞鴨魚肉，半年有餘，養了一身肥肉，分量甚重，女劍客殺了幾乎一夜，獨門群僧，雖然不乏為，也有點精神困倦，拉這個婦人的時候，覺著分量一重，遂向西面的紅油漆板一倚，這一倚紅油漆板不要緊，女劍客身遭大難，就聽裡面一響，毒藥弩由板內一齊發出，女劍客鬆了繩子向上縱時，左肋早中了一毒藥弩。窩弓勁弩，比人打的力量都大，女劍客方向上縱時，這一弩打上。艾道爺問道：「道友怎樣？」女劍客說道：「貧道休矣，再不能同道友奉經誦卷，同參正果了。這也是貧道殺伐過重，觀音菩薩立時報應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道友不要心慌，不要緊，貧道自有辦法。」金頭虎接續著要向上提人，勝爺應允。將眾婦人一個一個的提上來之後，勝爺叫廟裡的和尚尋找了一架轆轤，架在地窖子口上，黃三太與金頭虎賈明等下了地窖子幾個人，將地窖子之中的金銀綢緞首飾，裝在大筐之內，上面的人用轆轤向上搖，將地窖子中的金銀對象全都拉上來之後，用包裹包好。勝爺叫過這七個婦女說道：「你們各自歸家，如不識道路可以打聽行路之人，就說走路迷惑了。回家之後，就提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請的高人，破了白蓮寺，救出汝等，汝等俱都各提小包包裹各自回家去罷。」

眾婦女叩頭謝了勝爺救命之恩，各攜包裹而去，不必細表。勝爺又打發人僱了一隻船，去武昌江夏縣松竹觀萬笏山，來回的船腳，叫李媽侍奉女劍客。伙居道將女劍客搭在船上，艾道爺取出百草轉陽丹，叫婆子與道姑起下毒藥弩，調和百草轉陽丹，連服帶敷，這百草轉陽丹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服後即已止住疼痛。艾道爺也上了此船，同女道姑同赴萬笏山去了，暫且不必細表。

單說勝爺將未曾逃走的和尚叫到面前說道：「此事不能經官，倘若經官，事情可就大了，也沒有你們的便宜。汝等速將那些和尚俱填塞在地窖子之內，用土屯了，往後再不可發生曖昧之事了。所有的銀錢，我們是分文未動，決不愛財，仍歸你們。」勝爺吩咐完畢，鏢行眾人來到禪堂，和尚與勝爺打淨面水沏茶，要款待勝爺齋飯。勝爺等說道：「不便騷擾你們。」

金頭虎喊道：「我這還餓著呢！幾乎叫人家活埋了，難道說還餓著走嗎？」勝爺不理，點查人數，小弟兄七個、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、歐陽爺全在，單獨不見劍客夏侯商元。勝爺愕然，遂問道爺：「怎麼大師兄不見了？」諸葛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驚慌，大師兄他送乾閨女去了。」勝爺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。列位，老劍客果然是送乾閨女去啦。將乾閨女送到奚家屯，並將那些金銀首飾衣服，俱都送與了奚家姑娘見了父母，悲喜交集，骨肉團圓。老劍客送完了乾姑娘，急忙再奔白蓮寺，進了白蓮寺，勝爺等大伙已離了白蓮寺，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去了。老劍客問明了伙居道，才知道自己的恩師已回松竹觀，勝爺等已回鏢局子，老劍客急忙順水路追趕艾道爺。追了不到一個時辰，將艾道爺的船追上，縱上船去，叫道：「恩師！您將破香砂袋的對象與弟子留下了嗎？」艾道爺說：「我臨行倉卒，未曾與你留下。」夏侯商元說道：「您要那物無用，將來我們要再遇上香砂袋，就不能抵抗，請恩師將此物授與弟子吧。」艾道爺笑道：「我要此物何用？」說著話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，遞與夏侯商元。老劍客接到手中，問道：「恩師，此物怎樣用法？」艾道爺將製造此物的來歷說明，並將用法告訴夏侯商元。老劍客聽明，遂說道：「恩師，此物叫何名稱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此物尚未起名，但是你既問它的名稱，就叫日月飛煌筒吧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恩師，弟子就此跟您告辭，奔江蘇追我師弟他們去了。」艾道爺點頭。老劍客拜罷了恩師艾道爺，遂縱下船隻，返身再追趕勝爺大伙。老劍客的腳程日行千里，不到半日的工夫，在路途之上就追上勝爺了，一共老少是二十位，這才共同回歸鏢局子。

在路途之上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這一日老少十二位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黃昆與趙得勝師徒見了勝三爺，先謝過了救命之恩，然後將原鏢交還。勝爺到鏢局子後院去看蔣伯芳與張旺，囑咐二位賢弟好好養傷。大伙吃完了飯，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現在杭州府、錢塘、仁和兩縣，一體嚴拿蔣伯芳與賀照雄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打算怎麼辦善後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打算上控杭州府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要那麼一辦，事情可就大了。白蓮寺三四十條人命，拆擂台砸死人，黃昆又刀殺九命，事實俱在，恐怕有些不便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死生在所不惜，咱們大家酌量寫呈子，我去上控。請道兄與丁紳董商量寫這張呈子。」於是丁紳董請聾啞仙師出主意，寫了呈子，上面略謂：「具呈人民子勝英，皆因門下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蕭銀龍、賈明，在杭州錢塘門外八月廟酒樓上飲酒，忽聽樓下有婦人哭得可憐，皆因六人年輕，問明情由，知係焦振芳搶奪民婦，遂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。焦之家人，報告了焦振芳，將六人圍住不放，恰遇蔣伯芳解勸，焦振芳家人暗算蔣伯芳，繞至蔣伯芳背後，刺蔣伯芳一刀，蔣伯芳用棍將刀磕飛，刀落於焦振芳家人長毛狗王三太陽穴上，當時殞命。」

焦振芳以官勢壓人，誣賴小民之師弟蔣伯芳等搶網緞店、估衣鋪，得財傷主。眾家人包圍了蔣伯芳，與蔣伯芳動手，蔣伯芳見惡人多勢強，遂乘焦振芳之馬逃走。焦振芳素與賀照雄有隙，暗聘陀頭和尚，要殺賀照雄滿門盡絕，巧遇俠劍客勸凶僧，凶僧不聽，遂殺了凶僧，將人頭擲於焦振芳宅院。焦振芳仗賴兩縣一府勢力，設立擂台，因此打死摔傷黎民無數。焦振芳又霸佔黃昆之妻，謀害黃昆，誣盜栽贓，將黃昆下獄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。民子實有白之冤。」等情，將杭州府前後之事，俱都說明。寫完

了呈子，大伙休息，勝爺、賀照雄、黃三太、蕭銀龍、張茂龍奔江寧府。

進西門先到守備衙門，見了守備李廷仁。勝爺與黃三太等行禮已畢，李廷仁將勝爺接進衙署，守備李廷仁說道：「前次老達官與聖上盜回萬壽燈，拿住閔德潤，勝老達官帶病還家。欽差大人常與下官提及，欲保老達官與國出力，可惜老達官看仕路太輕，回家去了。」勝爺說了幾句謙詞話，李守備又問：「勝爺來此何干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要告錢塘、仁和兩縣及杭州府，民子有白之冤。」守備李廷仁聞聽此言一怔。李廷仁知道勝爺乃行俠作義之人，決不能妄告不實。李守備遂同著勝爺兒五位到了院衙門。李廷仁報告了回事處差官房，差官房出來五七位，迎接勝爺。皆因為欽差大人暗中常談勝爺，說勝爺可惜年邁了，要不然可稱國家棟樑之才，因此差官房之人，出來五七位，非常恭敬，請勝爺屋中坐。到了差官房內，讓勝爺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們，我是打官司來啦。」眾差官說道：「您打官司等到過堂再說，您先落座。」勝爺謙讓再三，這才落座。正在談話之際，進來一人，年有四十餘歲，眾差官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您認識嗎？這是管家李二老爺。」勝爺聞聽，過去請安，黃三太等均過來行禮。眾差官說道：「李二老爺，您替我們給回一聲吧，勝老達官要上告杭州府與錢塘、仁和兩縣。」管家李二老爺說道：「好好，我與勝老義士回稟。」

管家李二老爺去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欽差大人有話，不過堂，要與老達官在書房中相見。」管家李二老爺引路，眾差官陪著勝爺來到書房以外，勝爺止住腳步，管家李二老爺掀簾進書房。李二老爺向欽差大人回道：「現有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到了。」就聽欽差大人說道：「有請勝老義士。」管家老爺遂掀著簾說：「勝老義士，欽差大人有請。」勝爺急忙摘下鴨尾巾，撤去綢帕，頭髮向後一散。勝爺又對黃三太等也用手一指頭上，小弟兄們會意，也各撤去頭巾綢帕。勝爺邁步進書房，匍匐而前，說：「民子勝英拜見大人。」黃三太等都跪在勝爺之後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老義士請起。前者老義士盜燈有功，本督院欲提拔老義士，老義士告病還家。非是本院不奏聖上，表白老義士之功，皆因老義士不欲居官。可是老義士這點俠肝義膽，本院已奏於當今矣。老義士今者要上控何人？請老義士當面言來。」勝爺以頭觸地說道：「民子罪該萬死，民子要上告錢塘、仁和兩縣與杭州的知府。小民有呈狀。」語畢，由袖內抽出呈狀，頂在頭上。管家二爺將呈子取過，放在桌案之上，王大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看畢遂說道：「堂堂知府，縱子行兇。勝老義士，你背後跪著的是何人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都是與此案有關之人，並皆是小民的門徒。」黃三太等不敢仰視，都跪在地上不語。大人向下一看，叫道：「你們都抬起頭來。」頭一個黃三太抬起頭來，欽差大人一看，儀表非俗，滿臉正氣。大人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民家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名三太。」大人問道：「汝上輩以何為業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小民之父黃梧，乃大明守備。」

一背三代，都是作官之家。賀照雄又背了三代，欽差一看，賀照雄五官端正，面如冠玉，一臉正氣，賀照雄並將焦振芳要用陀頭和尚殺一家老小，幸遇俠客之事說了一遍，欽差大人點了點頭。又叫張茂龍抬起頭來，欽差一看，長的人品不俗，問他姓名。又叫蕭銀龍抬起頭來，欽差一看，元寶耳朵，瓜子臉，帶著喜容，男長女像。欽差大人心中暗說：「這焉能是殺人明仗之輩？」來的這幾位，俱是讓人見喜之人，醜陋之人俱沒叫來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呈狀上人還多呢。」勝爺說：「回稟大人，有因兩縣一府嚴拿，逃之在外，還有沒有回來的。」

欽差大人說道：「作官的要與民作主，枉食國家俸祿，那叫什麼官呢？無奈一節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必需明查暗訪，訪明白了再行辦理。可不是本院官官相護，必需慎重從事，將實情訪明白了，果如呈上所言，我必將在拿之人一同撤銷。勝老義士請下去吧，在外聽傳就是了。」勝爺叩頭碰地，退將出來。

還未出書房，回事處報告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杭州府黎民公憤的呈狀到了。」這張呈子應當勝爺退下去再遞，勝爺還沒有退下來，差官房便遞這張公憤的呈子，這都是勝爺上和和睦的好處。忠良爺接過公憤的呈子觀看，第一位杭州府的紳耆趙元成，其餘都是杭州府的紳耆舉監生員與黎民鋪戶，不下一千餘家，都是告杭州府的公子焦振芳。有告賒賬不還的，有告霸佔婦女的，有告仗勢欺人的，有告無故擺播傷人的。忠良爺看完了呈狀，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你所告之事，如今已經證實啦。但是本院仍然得訪查明白，再為定案。勝老義士聽傳吧。」勝爺復又倒地磕頭，小弟兄在後面也是跪著磕頭，然後這才退出。走到書房外，眾小弟兄竊看忠良爺，那派正氣，令人可畏。差官房的老爺叫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在這吃飯吧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多蒙諸位關照，足感盛情了。這是眾位老爺們格外抬愛，民子感激不盡，民子要告辭了。」眾差官送出院衙。黃三太這是初次見欽差大人。後文書上黃三太打虎驚聖駕，當時拿在聖駕前，要以驚駕之罪發落三太，那時左有王義，右有石朗，義奏道：「黃三太打虎，那乃是保聖駕。」聖上遂赦他無罪。黃三太跪在底下不謝恩，王大人說：「民人不宜見聖駕，要討一個差使。」

聖上說：「寡人封你四路飛虎廳的御馬快。」黃三太仍不謝恩。

王大人又說：「作官必有文憑路引。」正趕上聖上換衣服，脫馬褂子，聖上遂說道：「以此馬褂為憑。」黃三太這才謝恩。

回家賀龍衣，惹惱了楊香五，盜聖上的九龍玉杯，幾乎剛了黃三太，這才引出一部彭公案來。

閒文少敘，單言勝爺回到鏢局子，再派人四外找尋由火燒紅棚時所出去的二十七撥人，有未回來的，俱都派人去尋找。

勝爺在鏢局子之中，對道爺說道：「這場官司要打贏了，也不枉我行俠作義這一輩子。」道爺安慰勝爺：「不要急躁，且候王大人訪查明白了，定有辦法。」勝爺於是專候傳案。這日忽然鏢局子門外一陣大亂，門房之人進來稟報：「勝老達官爺，大事不好了！江寧府的守備李大老爺、院衙門王千總老爺、江寧府的三班都頭、江寧縣的三班都頭，現在鏢局外，言說有要緊的公事，要見您老人家。」勝爺飄銀鬚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必是杭州府走了人情啦，我的官司輸了。」遂說道：「我這就迎請眾位老爺。」勝爺遂同著黃三太等出來迎接，走到鏢局子大門外，觀兩位武職官顏色更變，守備千總每人拉著勝爺一隻手，叫道：「老義士！現在江蘇省的七十多員官一概全都擔了處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我之官司輸了嗎？」二位武官說：「你的官司還莫有一定呢。」勝爺說：「請二位大老爺客廳談話吧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二位武官遂同著勝爺進鏢局子客廳，彼此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請二位大老爺明言賜教。」王千總、李守備二人說道：「這場事太新鮮啦，昨夜三更將過，院衙門內刀殺二命，管家二老爺被殺，護印的童子被殺，盜去九頭獅子烈火印。在印所的牆上題了八句詩。」說著取出公事，打開了給勝爺觀看。勝爺一看，卻是一張黃表紙，寫的不甚好，但看上面寫的是：「民子斗膽拜天顏，叩稟大人虎駕前。皆因勝英實萬惡，苦害黎民真可憐。憤氣來到院署內，攜印先歸九龍山。勝英若到十海島，大半三俠不歸還。」勝三爺看罷，飄銀鬚說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，你命休矣。二位大老爺同府縣官人前來，想是鎖拿民子勝英了？」守備、千總齊聲說道：「此事黑白可辨，豈有捉拿老義士之理？現在通城七十餘員官俱都不安，惟有欽差大人談笑自若，對闔城文武官員說：『你們眾位不要驚恐，我衙門內出了殺命盜印的事，不與你們眾人相干，本院吃萬歲爺的俸祿，不叫百姓避屈含冤。你們可知道這座九龍山在哪裡？十海島在何處？』文武官員面面相覷，俱各不知。」

大人這才派下官前來，先與老義士一個信，明天大人堂諭下，派老義士為原辦。這座九龍山必然賊人眾多，鏢行之人力有不及，大人必派官兵，幫助老義士抄山尋印。勝老達官，這檔子事，你得盡力而為，我們要回去交代公事去啦。」千總、守備與眾都頭告辭。

勝爺送眾官人走後，回到客廳，大伙問：「院衙門來人何事？」勝爺遂將詩遞與三太，說道：「你將此詩對大伙高聲朗誦，念到老夫的名字，不要吞吞吐吐。」黃三太接過詩來對大伙念了一遍，念到「大半三俠不歸還」之處，孟二俠與蕭三俠俱都站起說道：「這是告我們三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沒有你們哥倆。」蕭、孟二位俠都說道：「怎麼不寫別人呀？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九龍山、十海島在何處？眾位可有知曉的嗎？」眾人俱都不知。勝爺說道：「道兄募化十方，必然知道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九龍山、十海島都俱在江蘇。這座山可不比八大名山，此山寨主乃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狀元，此人姓白名玉祥，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堪比戰國時的起、翦、頗、牧，六略三韜無不通曉。我與你提一個人，蓮花湖的總轄寨主韓秀由七歲與此人學藝，韓秀的水性及文韜武略，俱跟白玉祥所學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若是去九龍山探山，可先到何處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有一個人，姓王名九齡，此人家住菊花村，

乃是菊花村之首戶。因在莫州廟上被秦義龍大桿子所傷，回到鏢局子治好了傷痕，回歸故里，憤不出世，他現在家中居住。若我們去九龍山，可先到他那兒，作為站腳之處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這菊花村距九龍山多遠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九龍山在菊花村西五里之遙。」

勝爺又說道：「探山可去多少人呢？」道爺答道：「去少了不成，因為上九龍山必先乘船，有二十里水路，還得路過銅鐵關十二道，方能上山。咱們可去之人，年長的大師兄可去，震九江屠屠大爺也可去，這二位都嫻習水性。貧道我也當去，弼昆長老、孟鏗孟二俠、蕭杰蕭三俠、賈七爺、李四爺、踏雪於豐恒、丁紳董丁桂芳、黃昆、歐陽天佐、歐陽天佑、邱三爺邱璉，俱都可去。年青的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濮德勇、張凱、李智、高恒、侯華璧、邱成、歐陽德、賈明、胡景春可去。」

諸葛道爺共分派了去探山的老少四十八位，九龍山在鏢局東南百里之遙。道爺說道：「咱們眾人吃完了晚飯起身，連夜行走。」四十餘位俱都帶各人應手的傢伙，震九江屠屠大爺帶路。

屠大爺叫道：「勝三弟！王九齡家中是深宅大院，他家裡除去他小夫妻之外，就是男女下人，並無有外人。咱們吃完了晚飯，定更來天，會水的帶好了水衣水靠。」蠻子說：「我不會水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大義士放心，這回去的人會水的甚多，你放心吧。」

眾人由鏢局子起身，至五更天，老少四十餘位到了菊花村。

此村有五百餘戶人家，東西的街道，坐北有所瓦房，門前栽有數棵門槐，都有一圍多粗，根深葉茂。屠爺叫道：「三太！上前叫門。」三太遂進前，慢慢敲打門環。裡面有人問：「什麼人叫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子的。」老家人提著燈籠將門開放，用燈籠一照，老家人一看黃三太是壯士打扮，遂問道：「你找誰？」三太說道：「現有震九江屠屠大爺、神鏢將勝三爺、孟鏗孟二俠、蕭杰蕭三俠，他們幾位前來拜訪。」

老家人一看光戴鴨尾巾的有十幾位，老家人說道：「你且稍候，容我回稟我家主人。」三太點頭稱是。老家人遂回歸內院，喚起王九齡。王九齡不敢怠慢，急忙出來迎接。見了勝三爺等，俱各寒暄已畢，王九齡遂向院中相讓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有閒房嗎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你來了多少位？小姪男有閒房四十餘間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們來了四十餘位。」王九齡說道：「東跨院現有五間北房，五間南房，三間東房，三間西房。這一所房屋，足可容幾十位。」大家進了北上房，從人獻上茶來，王九齡又叫家人將東西廂房趕緊打掃潔淨。大家喝著茶，王九齡叫家人套上四套的大車，奔六合縣去買雞鴨魚肉，叫長月工在本村找一兩個廚師傅，要手藝好的。真是人多好辦事，天將到晌午，酒席已經做得，遂調擺桌案，入座飲酒。王九齡這才問道：「勝三叔來此何干？」勝爺命王九齡叫從人暫且退出，勝爺就將欽差衙門丟失黃金印、殺人的事說了一遍，並把賊人所留的詩句也念了一遍，遂又將約請大眾要探九龍山，尋找盜印之人。王九齡說道：「勝三叔，你就來了四十八位，你就是來四百八十位，用上六年的工夫，也不能進九龍山。因由東河坡上船，二十餘里到了銅關，提關的時候人能出入，不提關人不能出入。這十二道關，就是山溝，水面上有攔江鎖、混江鎖、滾江鎖、轉輪刀，有銅錢網，有弩刀。常聽老人提念，有二位虎狼似的老寨主，掌管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另外有小六寨，都是有能為的英雄，共有四五百位寨主，嘍卒過萬，飛龍舟、飛虎舟、飛豹舟，大小戰船有幾百隻，水旱相連三百餘里，四週有水圍著，每年種稻田三百餘頃，葦塘、竹林等有三二百頃，山坡之地有果木樹，不計其數；過了麥秋，農田無事之時又以捕魚為業，早潦得收。他父子乃是仁人君子，大明朝末科的武狀元，因避李闖王之亂，攜帶家眷來在此山，可稱得起是無窮的富貴，占此山有四十餘年，招聚天下的英雄，山內是士農工商無所不備。此人實有奇才，並不欺壓良善，如若是旱田不收，派人在大集場收買糧食，比如玉米六吊錢一石，他能給六吊五百錢一石，先兌錢後收貨。是九龍山的嘍卒寨主，買賣公平交易，他焉能殺官人，偷盜印信，暗告勝三叔你呢？所以我說你打九龍山，六年也進不去山。」勝爺一聽，叫道：「九齡啊！要按你所說，九龍山我不能進去，焉能拿盜印殺人之事呢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三叔你若有妙法，小姪男的眼光可看不到了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你聽，王施主他所談一點也不虛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不能進山了？」道爺說：「非也，凡事都在人辦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道兄！六略三韜，哪位也不及道兄你，就請道兄為弟劃一策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三弟，大伙都在這裡呢，酒席筵前大家商議，山峰險固，處處有人把守，實難進山。明天一早晨，派一位足智多謀之人，見機而作。如得此人，可拿著你們三俠的名帖，你們三位的名聲，我料白玉祥大概也有耳聞，他必然接見，明著拜訪，暗中看其山勢。到在那裡，若見此人，全憑三寸之舌，請問白寨主盜印的究係何人？落在九龍山沒有？見了本人，就知道印在此山中與否。勝施主當面問問大伙誰能前去下名帖。」

勝爺一抱拳，對大伙問道：「哪一位明天去到九龍山、十海島下名帖去？」勝爺問了一回，四十八位默默無言，此時王九齡也在一旁。勝爺又叫道：「眾位！這回如能下名帖，探山後倘得回黃金印，由欽差大人奏明聖上，功名可立。哪位替我出力？」勝爺說著話，面有難色。說話之間，閃出了血心熱膽的美英雄黃三太，說道：「恩師不要為難，弟子三太願往。」道爺說道：「不是我攔你，你有剛無柔，有勇無謀，你去必然壞事。」三太剛要還言，勝爺向三太一擺手，三太面帶慚愧而退。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再問問吧。」勝爺又問了一次，閃出來雪亮眼透明心的小俠客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小姪男可能前往嗎？」勝爺聞聽，觀看蕭三俠，蕭三俠未及答言。

銀龍說道：「我去有三可，黃三哥去不得。我並不是比我黃三哥的武藝強，我能見機而作，不致暴烈，又不致示弱於人。老寨主既是大明朝末科武狀元，聽王師兄說已七十餘歲之人，必不能見人就殺，我全憑三寸之舌，決不能有危險。設遇不幸，一則為救欽差，得回官印；二則為我勝三太爺，與孟二伯父，及我天倫的官印，雖被害，亦值得了；我若無事，平安而歸，也可名揚天下。我意已決，前三年我十四歲，探蓮花湖受險，未遭其害，蕭金台大鬧群英會也沒有死，大概我不是短命鬼。像二伯父與我天倫，你們三位能成為三俠，若前怕狼後畏虎，焉能有俠客之名？」銀龍語畢，大伙議定，就叫銀龍前去。天至晚晌，銀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請你預備好了名帖吧，明天小姪男起身。」勝爺點頭應允，銀龍遂出北上房，回歸東廂房而去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清晨，小英雄起得身來，換了新衣服，喝茶吃點心完畢，轉身形來到北上房。勝爺此時漱口喝茶，銀龍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！你將名帖與小姪男吧。」勝爺將三張名帖遞與小英雄，小英雄接過名帖，夾在靴掖之中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小姪男走了。」勝三爺低頭無語，蕭、孟二位俠客不忍卒視，各以袍袖拂面。小英雄邁步出離上房，來到大門過道，有黃三太、賀照雄、張茂龍、楊香五等在後面跟著相送，出離了菊花村西。走出有二里餘，有一片大鬆林，再向西二里餘，就是九龍山的東河坡。蕭銀龍在鬆林前止步說道：「眾位兄長，豈不聞送君千里，必有一別？快請回吧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蕭賢弟多多保重。」語時面帶感容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膽小不得將軍做。我若遭不幸於九龍山，美名留於千載，雖死猶生。大丈夫若生不成名，與死何異？明天後天小弟若不能回來，必然是被他們所害，小弟死後若有魂靈，必然與眾位弟兄托夢以告九龍山之事。小弟若平安無事回來，依然共在一處。眾位兄長請回吧，小弟下帖去了。」美英雄語畢，轉身形向西北而去，黃三太等以目相送，小英雄頭也不回走下去了，三太等悻悻而歸。

小英雄走出三里之遙，來到九龍山的河坡，眼睛亂轉。一看山的形勢，是山連水水連天，大江一道，波浪花打起來多高；向西一看，黑壓壓峻嶺高峰。小英雄看了看山形，復順大江的東岸向北去，走出約有二里之遙，有擺渡船隻不計其數，小俠客站在碼頭之上，水手問道：「少爺僱船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正是。」水手說道：「你上哪兒去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去九龍山。」船家搖頭說道：「不去，不去。」小英雄再向前走，連問了五六個船家，俱都不去。蕭銀龍將杏核眼一轉，在河沿上踟躕，看見距河坡兩三丈遠，有兩隻漁船，兩個人搖櫓，兩個人撒網打魚；再看三五丈遠，也是兩隻漁船，每船上站立四個人，再向西一看，一排排淨是打魚船。船上的人都是藍油布的褲褂，挽著袖口，露著胳膊，底衣到膝蓋下，俱都是青筋暴露，船都是一般大小，船油得焦黃雪亮的。小俠客一看，向漁船上一抱拳說道：「辛苦眾位，你們的打魚船，可是九龍山的嗎？」打魚的人說：「不錯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借問你一聲，有報事的頭目麼？」打魚人說道：「有報事的頭目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勞你駕，我這裡有三張名帖，請你轉達報

事的頭目一聲，我要拜見九龍山總轄寨主。」打魚人由腰間掏出呼嘯，向西鳴了三聲，西邊的漁船也接著鳴了三聲呼嘯，再向下也是如此。工夫不大，由西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上站定一位老者，其行甚快。

原來這是九龍山八十四隻漁船，所打的魚，一來是山中山中自用，二來是發賣生利，每船四個人，兼管傳達事務，若淨管報事，豈不是白吃閒飯嗎？故此兼打魚獲利。這位老者的船來到東面這只漁船切近，遂問道：「有何事故？」打魚人說道：「現在有人下名帖，要拜見老寨主。」老者的漁船攏了岸，也未搭跳板，老者縱下船來。看那老者年過花甲，身穿藍布大褂，白襪青鞋，頷下鬚鬚已然白了，面對銀龍問道：「少壯士可有名帖嗎？」銀龍躬身問道：「老人家你貴姓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我姓路，排行在四。」銀龍叫道：「路頭！煩你多受累，我這裡有三張名帖，請遞到裡面。在下我姓蕭，由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那是我勝三伯父。這三封名帖是拜見總轄白老寨主的，我有要面陳，請路頭領替我回一聲。」老嘍卒路四上下氣打量，蕭銀龍的長相恰如少女一般，老嘍卒說道：「您是蕭少爺，人稱塞北觀音的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說著話，由腰間取出靴掖子，拿出名帖遞給老嘍卒。老嘍卒一看，這幾個字很好認：勝英、孟鎧、蕭杰。老頭目笑道：「原來是三位老俠客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豈敢。」遂又指名帖說：「這是吾天倫，這是我勝三伯父，這是我孟二伯父。」老嘍卒說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遂又說道：「少俠客，河坡有酒飯鋪，您暫先在那候等一時，我就用快船到閘口，先用箭將名帖射到山上。」

一撥一撥的傳遞，毫不耽誤，也得過午刻才來回信，吃完了午飯你再來眺望。」蕭銀龍說了一句：「多謝老人家。」老嘍卒上了船，如箭般向西而去。蕭銀龍遂在河坡小飯鋪喝茶吃飯，吃完了飯，開發了錢，又到河坡溜達，等得無精打采。

等到過午太陽西下之時，小俠客向西一看，大江之中亞賽兩條龍一般的船向南排著，破浪而來。離河坡近了才看的真切，原來兩路船是二龍出水勢，每路十隻，銀龍數的數，為何那麼清楚呢？皆因為數的是船桅，要不然迎頭而來，可數不清楚。

船桅上有青龍旗，上邊橫著寫九龍山三字，下面斗大的一個白字，被風吹的飄擺不定。船上的嘍卒，削刀手、撓勾手、七股長叉手、青銅刺、分水槍、長箭手，排滿了十隻戰船。北面這十隻船，頭只船上有一張金交椅，金交椅上坐著一位豪傑，年在二十六歲，頭戴寶藍色的六楞抽口壯帽，在頂門上襯著一朵藍芙蓉花，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背後一對傢伙，黃澄澄的如意柄，細腰窄背，面如美玉，儀表非俗。南面一排船，頭只船上也有一張金交椅，上面坐定著一位英雄，頭戴銀灰色六楞抽口壯帽，正當中有一朵白芙蓉花，面如冠玉，腰圍子下，明晃晃十二支月牙鏢，背後背著一對傢伙是亮銀柄。蕭銀龍一看是二位少年，俱都是英姿爽爽。來到河坡，南北兩排俱都是次第攏岸下錨，搭跳板、按扶手。二人站起身軀，報事的老頭目引路，登上岸來。老頭目路四用手指著說道：「這就是十三省總鏢局的蕭少鏢頭。」又一指上首這位，對銀龍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們大少寨主爺白義，別號銀獬豸。這是我們二少寨主爺白俊，別號玉麒麟。」三位各見禮已畢，銀龍說道：「小可不避刀斧，受十三省總鏢頭，我勝三伯父所差遣，斗膽前來拜訪老寨主。」

二位少寨主秉性不同，大少寨主是忠厚樸誠，二少寨主是智勇雙全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豈敢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我初次來此，貴山的規矩，多有不知，求二位指教。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少俠客遠來，身臨賤地，我奉家嚴之命，接待來遲，多要原諒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少寨主過獎了。」語畢，互相抱拳，二少寨主引路上船。銀龍一看，船上的旌旗舒就卷，一層層，一排排，密布刀槍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有心不上船，暗想：「我是幹什麼來啦？」於是隨著二位少寨主上船，嘍卒抬到船上一張方桌，彼此謙讓，分賓主落座。二少寨主玉麒麟由囊中取出令字旗，藍綢子地白七星，這桿旗合山的寨主與嘍卒俱都遵旗而行，真是展旗山搖動，傳令神鬼驚。二少寨主一展令旗，鳴金、撒跳、起錨，掉過船頭，向正西寨內而去，仍是十隻船在南，十隻船在北。三位坐在船頭，嘍卒垂手侍立，二少寨主白俊與銀龍談古論今，大少寨主樸實，隨聲附和。他們二位彼問此答，談了些江湖的英雄，四海的豪傑，以及各種武術，彼此對答如流。不大的工夫，船到山坡切近，蕭銀龍觀看山上，黑壓壓，碧森森，閘口的水，恰似牛吼一般向外直流。此處安設有銅鐵柵欄，欄柵的柱子是四方的，有一尺來寬，一尺來厚，每柵欄相隔半尺有餘，此閘要用人力，千八百人提也不起來，非用兩邊的千斤不能開閘。只見二少寨主將令字旗一展，遂說道：「我家老寨主令迎請下帖之人，開閘！」船上的人將船桅放倒，山上的嘍卒們絞起千斤閘，將閘提起，二十隻戰船排為一行，魚貫向閘門行去。三十隻船進了頭道閘，離二道閘切近，二道閘的分量就輕了。蕭銀龍留神細看，暗吃一驚，在頭道閘口未曾看明，此閘是鐵柱子，用風磨銅包的，寶刀寶劍不能斷。船到切近，嘍卒絞起二道閘門。如此進了十一道閘，到了十二道閘，閘的分量又重，閘口尤其堅固。外面第一道閘重有兩千餘斤，裡面第一道閘重有兩千餘斤，當中的十道閘重各一千餘斤。